



[Funded Projects]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非洲英語文學史」專欄 主持人：朱振武

主持人語(朱振武[上海師範大學二級教授、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國家重點學科負責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非洲英語文學史」首席教授]):

尼日利亞是非洲文學重鎮,也是世界文學大國,在獨立後短短 60 多年裏,就接連誕生了多位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作家,如索因卡(Wole Soyinka, 1934-)、奧克瑞(Ben Okri, 1959-)、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1977-)、奧耶耶美(Helen Olajumoke Oyeyemi, 1984-)等人。這些作家長年在異邦流散,他們飽經世故、視野寬廣、思考深邃、匠心獨運,作品深受世界讀者好評。索因卡為避迫害多年流散歐美,他用《獅子與寶石》《森林之舞》《路》《瘋子和專家》《死亡與國王的侍從》等劇作,持續反思歷史、批判現實、反抗獨裁,被稱為「非洲的莎士比亞」,1986 年成為非洲文學諾獎第一人。奧克瑞長期旅居英國,他用《饑餓的路》《迷魂之歌》《無限財富》鬼孩「三部曲」,表達了對飽受貧困蹂躪的祖國的關懷,1991 年成為當時最年輕的布克獎得主。阿迪契曾先後在美英留學,她用《紫木槿》《半輪黃日》《美國佬》等作品,探討了戰爭、性別、種族、流散等問題,講述更多的「人的故事」,被認為是「最接近諾貝爾文學獎的 70 後作家之一」。80 後女作家奧耶耶美現居英國,她用《遺失翅膀的天使》《對面的房子》《白色施巫》等小說,展示了處於多重文化夾縫中的流散者的心靈,曾獲得包括毛姆文學獎(2010)在內的多個文學獎項。「流散性」在給尼日利亞作家帶來靈感的同時也在形塑著他們的藝術,而他們也在用如椽巨筆重構著世界文學的版圖。本專欄的四篇論文從創作發生、創作動機、創作手法及其影響等方面分別對上述四位作家進行了深入研究,都是國內首個對上述作家的創作進行系統研究的成果。

Diaspora and Home-back: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Wole Soyinka's Poetic Practice and Theory

FENG Dehe

Shandong Youth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China

Received: July 12, 2022

Accepted: August 6, 2022

Published: December 30, 2022

To cite this article: FENG Dehe. (2022). Diaspora and Home-back: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Wole Soyinka's Poetic Practice and Theory.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4), 004-012, DOI: [10.53789/j.1653-0465.2022.0204.002](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4.002). p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4.002>. p

The present study entitled "Diaspora and Home-back: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Wole Soyinka's Poetic

Practice and Theory”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major project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in Africa” (No. 19ZDA296), funded by the National Foundation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Abstract: Wole Soyinka’s diasporic experience in foreign countrie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In 1954, he went to study in the UK, having his theatrical talents exercised and improved. His works at this time mainly showed deep concern for the fate of his motherland, Nigeria. In 1964, in order to avoid political persecution, Soyinka was forced to flee to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ks at this time mainly expressed his criticism and struggles against the political dictatorship in Nigeria. These two diasporic experiences enabled Soyinka to integrate African and Western cultures into his works and poetic theory. While absorbing the essence of human art, he resolutely returned to his home culture of Africa, creating a type of soul-shaking “ritual tragedy” and developing a unique theory of African tragedy.

Keywords: Wole Soyinka; poetics; diaspora in foreign countries; back to Africa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FENG Dehe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deputy dean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the Shandong Youth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ors to the national major project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in Africa” funded by the National Foundation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流散與回歸：沃勒·索因卡詩學的行思源流

馮德河

山東青年政治學院

摘要：索因卡的異邦流散經歷分為前後兩段。1954年，索因卡赴英國留學，鍛煉並提高了自己的戲劇才能。此時的作品主要表現為他對祖國尼日利亞命運的高度關切。1964年，為避免政治迫害索因卡被迫流散歐美，此時的作品主要表達他對尼日利亞獨裁政治的批判與鬥爭。這兩段流散經歷使索因卡得以融通非西文化，他在汲取人類藝術精粹的同時，堅定地回歸非洲本土文化，既創作出了震撼心靈的「儀式悲劇」，也發展出了獨樹一幟的非洲悲劇理論和詩學思想。

關鍵詞：沃勒·索因卡；詩學；流散；回歸

基金專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非洲英語文學史」（專案編號：19ZDA296）的階段性成果。

引言

1934年，當沃勒·索因卡(Wole Soyinka, 1934-)在尼日利亞阿貝奧庫塔(Abeokuta)附近農村伊傑布—伊薩拉(Ijebu Isara)咕咕墜地時，大概沒人想到他有朝一日會成為非洲文學的驕傲。1954年，當索因卡獲資助負笈英倫到里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求學時，他可能預料不到有一天也會像偶像撒母耳·貝克特(Samuel Beckett, 1906-1989)那樣成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1964年，當索因卡在柏林的一次會議上說出「一隻老虎不會聲稱它的老虎性，他猛撲」^①時，他很可能想像不到自己會成為尼日利亞政府之敵並流散半生。



索因卡一生致力於戲劇、詩歌與小說創作，為非洲文學在國際上贏得一席之地做出了卓越貢獻。他因戲劇成就突出而被譽為「非洲的莎士比亞」；他也因敢於伸張正義而被尊崇為「非洲的良心」和「老虎索因卡」。他身上融合了當代非洲知識份子善於思考、勇於批判、忠於民族的責任意識與擔當精神，在流散中不忘初心，在批判中思索文明利弊，在筆耕中成就輝煌人生。1986年，索因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第一位獲此殊榮的非洲作家，頒獎詞是這樣評價他的：「他以廣博的文化視野創作了富有詩意的關於人生的戲劇。」這一評價準確地表述了索因卡的戲劇美學表徵及其發生根源。那麼，索因卡是如何獲得這樣「廣博的文化視野」，其「人生戲劇」中的「詩意」又是如何得來的呢？

一、負笈英倫與家國關切

流散異邦幾乎是非洲作家的共性，這一點在索因卡身上也不例外。索因卡的一生有兩段異邦流散^②經歷，正是這兩段經歷奠定了他的藝術基調與人生格調。他的第一段流散經歷起始於1954年。這一年，成績優異的索因卡獲獎學金資助赴英國的里茲大學學習。1957年，他從里茲大學畢業並繼續在此攻讀碩士學位。同時，他因出色的戲劇才華進入倫敦皇家宮廷劇院（Royal Court Theatre）工作。^③這段學習與工作經歷不僅夯實了索因卡的藝術根基，也確立了他的文藝報國志向。

里茲大學的戲劇活動非常豐富，學生有自己的業餘劇團，經常上演歐洲古典名劇或現代主義劇碼，有時也自編自演一些練習作品。濃厚的戲劇氛圍進一步激發了索因卡早年的興趣，使其在初涉文學領域時最先進入的是戲劇的殿堂。皇家宮廷劇院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英國乃至歐洲戲劇活動的中心，許多享譽世界的劇壇泰斗，如約翰·奧斯本（John Osborne, 1929-1994）、阿諾德·韋斯克（Arnold Wesker, 1932-2016）、撒母耳·貝克特等人都是從這裡起步。^④索因卡可以在此留心觀摩名劇的編導過程和舞臺設計，也有機會直接參演或編導一些作品。這一經歷讓索因卡廣泛接觸到歐洲的現代派戲劇，提高了他的戲劇修養，拓寬了他的藝術視野，鍛煉了他的創作才能。

索因卡在英讀書期間即在戲劇創作方面嶄露頭角。1957年，他的第一部戲劇《新發明》（*The Invention*）在皇家宮廷劇院上演。本劇劇情大概如下：南非意外遭遇美國導彈誤襲，導致所有黑人全都變成了白人。陷入恐慌的白人當局命令科學家火速研究出鑒別種族身份的辦法，以便再次將黑人與白人隔離開來。這出獨幕劇情節荒誕不羈，內容莊諧各半，令觀眾啼笑皆非，對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極盡諷刺。^⑤本劇是索因卡有感於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而創作的，其靈感來源與主題思想呈現出泛非洲性，其中，故事發生地南非不過是非洲的代名詞，而種族歧視才是索因卡關注的焦點。如果說這部劇作還帶有一絲超然於非洲之外的調侃的話，那麼在接下來的創作中，索因卡將很快把視角集聚於自己的祖國，對尼日利亞正在發生的變遷進行嚴肅而深刻的探討。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索因卡創作了《沼澤地居民》（*The Swamp Dwellers*, 1958）、《獅子與寶石》（*The Lion and the Jewel*, 1959）等戲劇。《沼澤地居民》描寫了獨立之前尼日利亞沿海沼澤地帶的農村生活。殖民統治與城市畸形發展導致當地農業受到嚴重衝擊。在殖民統治下，農民不但要遭受多重盤剝，還要與自然災害進行無望搏鬥。青年農民面對天災人禍無計可施，只好離開農村去城市謀生。一批批青年逃離故土，農村經濟更加凋敝。^⑥《獅子與寶石》是一部諷刺喜劇。女主人公希迪（Sidi）是村裡最漂亮的姑娘，獲得許多男人的青睞與追求。然而，她寧願嫁給精於世故的老村長，也不願選擇滿嘴時髦詞的青年教師。在本劇中，索因卡嫺熟地運用諷刺手法，生動刻畫了一位在殖民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奴顏婢膝、崇洋媚外的非洲知識份子形象。^⑦這兩部戲劇的發生背景都轉向了尼日利亞，一方面表明索因卡對祖國的關切，另一方面也展示了

他對國家未來的悲觀和憂慮。

1960年尼日利亞獲得獨立，索因卡返回闊別已久的祖國。回國後的他先後在伊巴丹大學學院、伊費（Ife）的奧巴費米·阿沃洛沃大學^⑧（Obafemi Awolowo University）任教。與此同時，他深入尼日利亞各地采風，廣泛汲取約魯巴民間故事、傳說、神話、儀禮中的傳統文化元素，把西方戲劇藝術同民族音樂、舞蹈、戲劇等結合在一起，力圖創造出一種既有時代精神又不失鄉土氣息和民族風格的戲劇。代表作《森林之舞》（*A Dance of the Forest*, 1960）就是這一探索的有益嘗試。本劇中的民族團聚宴會隱喻尼日利亞民族獨立大會。人們請求森林之王允許逝去的祖先作為民族傑出代表出席大會，但是最終來參加大會的卻都是些不受歡迎之人。^⑨索因卡通過本劇回擊了「黑人性」文學對非洲傳統與歷史的過度讚美，他告訴人們，非洲的歷史並不偉大，也不存在什麼所謂的黃金時代，只有正視現實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⑩這部戲劇不僅再次展現了索因卡純熟的諷刺藝術，展現了他對國家未來的擔心憂慮，也表明他已開始為非洲戲劇尋找新的表達方式，為民族未來探索新的發展道路。《森林之舞》原是為了慶祝1960年10月1日尼日利亞民族獨立日而作，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未獲官方認可，只能由索因卡創辦的大學劇團出演。

20世紀六十年代，索因卡的創作步入成熟期與高產期。他繼續將諷刺與隱喻相結合，藝術手法漸趨隱晦。1960年創作的諷刺喜劇《裘羅教士的考驗》（*The Trials of Brother Jero*, 1960）講述了一位江湖騙子利用不同心理誘人上當的故事。^⑪同年，由他創作的尼日利亞第一部全本電視劇《父親的負擔》（*My Father's Burden*）在西尼日利亞電視臺（Western Nigeria Television）播出。1963年的《強種》（*The Strong Breed*, 1963）對非洲社會的蠻風陋習進行了諷刺與批判。^⑫1965年的《孔其的收穫》（*Kongi's Harvest*, 1965）則對國家獨立後的寡頭政治進行了猛烈抨擊。他的另一部代表作《路》（*The Road*, 1965）以極其詭秘的方式探討了尼日利亞社會的亂象，具有極強的諷寓性。^⑬這一時期的戲劇作品偏重表現索因卡對當下社會現狀的不滿和對國家未來的憂慮，以及由此產生的孤獨感與失落感。

索因卡在戲劇方面碩果累累，在詩歌、小說方面做得也同樣出色。早在1950年代初讀大學時，他就開始在雜誌上發表詩歌，如《移民》（*The Immigrant*）和《我的鄰居》（*My Next Door Neighbour*）等。1963年，他創作的詩歌《電話交談》（*Telephone Conversation*）被《非洲現代詩歌》（*Modern Poetry in Africa*）收錄。1967年，受奧貢（Ogun）聖地之行啟發，他創作了詩集《伊旦萊及其他詩歌》（*Idanre and Other Poems*），這部詩集表達了作者受現實衝擊而產生的複雜情感與抒情式的反思。^⑭《詮釋者》（*The Interpreters*, 1965，又譯為《癡心與濁水》）是索因卡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小說通過教師、律師、工程師、藝術家、新聞記者和知識份子等對社會現實的不同解讀，既折射出他們在歷史傳統與現代文化擠壓下的生存困惑，又揭露了現實世界的非理性現象。^⑮與其戲劇一樣，索因卡的詩歌與小說也多採用象徵、寓言的藝術手法，反映了現實世界和作家理想之間的矛盾。應該說，尼日利亞獨立後的境況與人們的美好預期相去甚遠，對索因卡的作品主題與藝術手段產生深遠影響。

二、流散歐美與政治批判

除在作品中揭露、批判、探索外，索因卡還積極參與現實的政治生活。他公開譴責尼日利亞政府的審查制度，批判獨裁統治下的個人崇拜和政府腐敗。正是由於他對政府毫不掩飾地批判，迫使他再次踏上流散之旅。他的第二段流散經歷起始於1964年。這一年，索因卡辭去大學教職，公開反對強行推動民眾支持政府的行動。1965年，他被指控播放篡改的西尼日利亞總理演講錄音被逮捕。被囚幾個月後，在全球作家的抗議聲中索因卡被釋放。此時，尼日利亞內部矛盾愈發激烈，內戰已成燃眉之勢。1966年1月，尼日利亞爆

發軍事政變,最終演變成爲一場長達三年的內戰。爲阻止內戰悲劇發生,1967年,索因卡與伊博族軍事首領奧朱古(Chukwemeka Odumegwu Ojukwu)秘密會晤,這一行動導致他被尼日利亞政府再次逮捕,並被關押22個月之久。隨後,尼日利亞內戰爆發。索因卡深陷囹圄,儘管他被禁止使用書籍、筆墨、紙張等書寫工具,但仍然堅持創作了大量詩歌和隨筆,表達了他對自由的極度嚮往和對政府的激烈抨擊。《獄中詩抄》(*Poems from Prison*, 1969)是索因卡被拘期間在草紙上創作的詩集,書寫了他在獄中的遭遇與感受,表達了對自由與光明的渴望。^⑩1972年,索因卡在基礎上增添若干首新詩,以《地穴之梭》(*A Shuttle in the Crypt*, 1971)爲名重新結集出版。即使在索因卡被監禁期間,其戲劇也從未中斷在國外上演。

1969年10月,尼日利亞內戰結束,政府大赦政治犯。獲釋後的索因卡開始流亡。之後,他一直在歐美諸國流蕩,只有在政局穩定時才短暫回國。索因卡在法國創作了《歐裡庇德斯的酒神的伴侶》(*The Bacchae of Euripides*, 1969),這是他改編彭透斯(Pentheus)神話而成的劇本。本劇「在對尼采悲劇學說闡釋的基礎上,借助歐洲的舊故事來表達自己的民族戲劇構想」^⑪,影射了當時尼日利亞發生的真實事件,表達了作者的愛憎情感。1970年,他創作了著名的諷刺劇《瘋子和專家》(*Madmen and Specialists*),並與伊巴丹大學戲劇藝術公司(Ibadan University Theatre Art Company)的同事一起將本劇搬上了美國的舞臺。這部戲劇反映了人性喪失、貪婪無度與掠奪成性的主題,上演後產生了極大反響。^⑫1971年,因為對尼日利亞當局政權不滿,索因卡再次辭去大學教職,開始了另一段自我流放的生活。直到1975年戈翁軍事政權終結才再次回國執教,繼續其戲劇創作與學術研究。

索因卡的第二部長篇小說《反常之季》(*Season of Anomy*, 1972)描繪了一個「具有原始共產主義性質的農業社會」^⑬,表達了索因卡的左翼政治傾向。自傳體小說《那人死了:獄中筆記》(*The Man Died: Prison Notes of Wole Soyinka*, 1972),對他的牢獄生活及在獄中的新認識進行了回顧,「是用一種精密觀察和勇敢記憶的權威性記錄下來的,還因為它包含一顆美好心靈在不可言喻的監禁中仍然以絕對的明晰風格寫下的輝煌省思」^⑭。這部小說曾於1984年被尼日利亞法院禁止發行。1973年,《歐裡庇德斯的酒神的伴侶》在倫敦國家劇院(National Theatre)首演,劇本《茂盛的紫檀》(*Camwood on the Leaves*)和《裘羅教士變形記》(*Jero's Metamorphosis*)首次付梓。《裘羅教士變形記》是《裘羅教士的考驗》的姊妹篇,與前篇一樣,這部鬧劇也讚揚了江湖騙子的機智與狡黠。^⑮1973至1974年間,他創作了《死亡與國王的侍從》(*Death and the King's Horseman*),並在劍橋大學的丘吉爾學院舉行了首讀式。本劇根據1946年發生的一起真實事件改編,劇情圍繞奧約王國的活人獻祭儀式展開,是索因卡的另一部重磅劇作。劇中人物歐朗弟(Olunde)雖然在英國接受了現代教育,但最終仍舊毅然代父自殺完成獻祭儀式。^⑯本劇主題複雜,存在多種解讀的可能性,引發了非洲內外的廣泛爭議。雖然歐朗弟的自我犧牲精神和忠於傳統的意志值得讚揚,但這種行爲已經不爲現代文明所容。這一戲劇表明,索因卡開始從非洲傳統中尋找民族解放之道,因而在文學表達上變得有些激進。

1975至1984年間,索因卡在政治上更加激進。他批評民選總統舍胡·薩格裡(Shehu Shagari)政府腐敗,批評穆罕默德·布哈裡(Muhammadu Buhari)軍政府獨裁,讚頌非洲各國爲反對種族主義而作的鬥爭。爲慶祝莫三比克向羅得西亞的白人政權宣戰,他創作了長詩《奧貢阿比比曼》(*Ogun Abibiman*, 1976)。1981年,他的另一部自傳《阿凱,我的童年時光》(*Aké: The Years of Childhood*, 1981)再現了索因卡的早年生活,展示了他成熟的敘事技巧,^⑰獲得1983年阿尼斯菲爾德-沃爾夫圖書獎(Anisfield-Wolf Book Award)。1983年,他的戲劇《未來學者的安魂曲》(*Requiem for a Futurologist*)在倫敦出版。1984年,《巨人之劇》(*A Play of Giants*)成功上演。1986年,索因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爲非洲首位獲此大獎的作家。他的獲獎演說《過去必須回應當下》(*This Past Must Address Its Present*),對南非的種族隔離政治進行了直言不諱地批評。同年,他還獲得了阿吉普文學獎(Agip Prize for Literature)。1988年,他創作了詩集《曼德拉的世界及其他》

(*Mandela's Earth and Other Poems*, 1988), 對曼德拉的堅定意志與鬥爭精神作了高度讚揚, 對種族隔離制度的罪惡進行了揭露與批判。²⁴

1991年, 英國廣播公司播出了索因卡的廣播劇《風信子災殃》(*A Scourge of Hyacinths*); 1992年, 他的戲劇《來自齊婭》(*From Zia, with Love*) 在義大利錫耶納首演。這兩部政治滑稽劇均以八十年代發生在尼日利亞的真實事件為基礎, 對軍事獨裁統治的野蠻與不公進行了批評與嘲諷。索因卡對獨裁、暴政的批評使其難以見容於當政者。1994年11月, 索因卡流亡美國, 成為艾默里大學的教授, 之後他主要在美國生活。1995年, 他的劇作《地方男孩受福記》(*The Beatification of Area Boy*) 在里茲的西約克劇院上演, 無情地揭露並批評了尼日利亞的社會亂象。²⁵ 1997年, 他被阿巴查(Sani Abacha)軍政府指控犯有叛國罪, 被缺席判處死刑; 1998年阿巴查暴斃, 此案不了了之。1997年, 他將早期創作的部分詩歌結集為《早期詩歌》(*Early Poems*, 1997)出版。1999年, 索因卡接受了伊費大學名譽教授頭銜, 條件是禁止本校招收軍官學生。2001年, 《巴布國王》(*King Baabu*) 在拉各斯首演, 這也是一部有關非洲獨裁統治的政治諷刺劇。2002年, 他出版了詩集《撒馬爾罕與我瞭解的其他市場》(*Samarkand and Other Markets I Have Known*, 2002), 傾訴了對自己的國家被暴君控制的憤怒, 號召人民為建設美好的尼日利亞而不懈戰鬥。²⁶ 2011年的諷刺劇《阿拉帕塔—阿帕塔》(*Alapata Apata*) 以尼日利亞經驗為載體, 透視了全球社會、經濟、道德、文化和政治的不公。2021年9月, 索因卡出版了《幸福之地紀事》(*Chronicles from the Land of the Happiest People on Earth*), 以偵探小說的形式對尼日利亞的權力和腐敗進行了辛辣諷刺, 本·奧克里(Ben Okri)評價其為索因卡最偉大的小說。

索因卡博學多藝、著述頗豐。除上述作品外, 他還創作過多部短篇小說與回憶錄。短篇小說主要有1958年的《兩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1960年的《埃格貝的死敵》(*Egbe's Sworn Enemy*) 與《艾蒂安夫人的成就》(*Madame Etienne's Establishment*)。回憶錄有《伊巴丹: 彭克勒姆年代回憶錄 1945-1965》(*Ibadan: The Penkelemes Years: A Memoir 1945-1965*, 1989)²⁷、《伊薩拉: 「隨筆」的人生之旅》(*Isara: A Voyage Around Essay*, 1990)²⁸ 與《你必須在黎明前出發》(*You Must Set Forth at Dawn*, 2006)等。1968年, 索因卡還曾將法貢瓦(D. O. Fagunwa)的第一部約魯巴語小說《千魔森林: 獵人傳奇》(*Thousand Demons: A Hunte's Saga*) 譯成英語, 2010年他又翻譯了法貢瓦的另一部小說《奧倫杜馬萊的叢林》(*In the Forest of Olodumare*), 讓這些局限于約魯巴讀者的小說在更廣闊的英語世界裡煥發出光彩。

三、轉益多師與文化回歸

索因卡的成就固然取決於他的天賦和後天努力, 但在很大程度上與他轉益多師、學貫非西的流散經歷有密切關係。1934年7月13日, 索因卡降生于阿貝奧庫塔的一個基督教家庭。父親撒母耳·阿約德勒·索因卡(Samuel Ayodele Soyinka)是一名基督教牧師, 同時兼任聖彼德學校校長。母親格雷絲·艾尼奧拉·索因卡(Grace Eniola Soyinka)來自當地望族蘭瑟姆—庫蒂家族(Ransome-Kuti family), 她篤信基督, 積極參加婦女運動, 索因卡戲稱其為「野蠻的基督徒」(Wild Christian)。索因卡從小就經常跟隨父母參加基督教儀式。他的出生地阿貝奧庫塔是一座約魯巴古城, 大多數人信仰本土宗教, 盛行由傳統祭祀儀禮演變而來的民間歌舞。索因卡深受這種傳統文化的薰陶。後來的索因卡雖然成為一名無神論者, 但正像當時的大部分非洲知識份子一樣, 索因卡自幼就浸淫于非—歐兩種異質文化的影響之下, 這一經歷深刻地影響了他的文學實踐與美學思想。

1944年, 索因卡到阿貝奧庫塔的文法學校讀書。1946年, 他被當時尼日利亞的精英中學伊巴丹政府學院(Government College)錄取。1952年, 十八歲的索因卡前往伊巴丹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求學。

1954年，索因卡到英國的里茲大學留學。他的指導老師威爾遜·奈特(Wilson Knight)是著名的莎士比亞研究專家。在奈特的指導下，索因卡潛心研讀西方不同流派的戲劇書籍和各種文藝思潮的作品，使他的創作不僅具有現實意義而且具備思想深度。與此同時，他在英國工作期間還接觸到了大量的歐洲現代派戲劇，有些作品，如《沃恩約希歌劇》(*Opera Wonyosi*, 1977)，就是在英國約翰·蓋伊(John Gay, 1685-1722)的《乞丐歌劇》(*The Beggar's Opera*, 1728)和德國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 1989-1956)的《三分錢歌劇》(*The Threepenny Opera*, 1928)的啟發下寫成的。^②

從英國歸來後，索因卡在伊巴丹大學、伊費大學等國內高校任教。他還受聘為英國劍橋大學、謝菲爾德大學和美國耶魯大學、康奈爾大學等高校的客座教授。2012年，他受中國社會科學院邀請來華短期訪問交流。索因卡天賦有加、閱歷豐富、創作勤奮、視野廣闊、思考深邃，在學術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就。他通過演說、論文等不斷闡發對文學藝術，特別是戲劇藝術的看法。1976年出版的論文集《神話、文學與非洲世界》(*Myth, Literature and the African World*)，通過比較歐洲與非洲的文學作品，探討了非洲戲劇神秘主義的起源問題，較為全面地反映了索因卡對文學與戲劇的獨特認識與文藝觀點。另外，他還有十數篇論文發表於各個期刊。由於他的文學創作與學術成果都特別豐碩，索因卡先後被里茲大學(1972)、哈佛大學(1993)、普林斯頓大學(2005)、阿貝奧庫塔聯邦農業大學(2018)等高校授予榮譽博士學位。

索因卡深入挖掘約魯巴傳統文化元素，創造出獨具特色的「儀式悲劇」。1963年的《強種》所表演的就是一場「淨化儀式」，這是他第一次嘗試儀式悲劇。主人公埃芒(Eman)是村中世代承襲的負罪者(carrier)。埃芒作為外鄉人來到被巫師加古納(Jaguna)控制的村子。在得知村民正在挑選負罪者後，出於「強種」家族的榮譽感與他的堅定信仰，原本有機會逃走的埃芒自願代替流浪至此的傻孩子伊法達(Ifada)作替罪羊。埃芒本以為這裡的儀式跟家鄉一樣，負罪者雖然受盡侮辱但最終會性命無虞，但事實卻比他想像得更加邪惡。最終，他落入加古納等人佈置的捕獸機關身亡。世襲負罪者埃芒是拯救部族的英雄，他承擔起「強種」家族的責任，以自願以犧牲換取集體的新生。^③

出版於1975年的《死亡與國王的侍從》是索因卡的另一部重要儀式悲劇。約魯巴一位元國王去世，根據習俗，他的侍衛長艾雷辛(Elesin Oba)^④必須自殺殉主，跟隨國王去往神聖通道，走向彼岸世界，保證後代的繁榮、穩定與和平。因英國王子巡視轄區，殖民行政官賽門·皮爾金斯(Simon Pilkings)將艾雷辛投入監獄以阻止儀式，最終造成艾雷辛及其長子歐朗弟雙雙自殺的悲劇。^⑤本劇將約魯巴傳統中的活人殉葬置於殖民律法與傳統習慣的衝突中，對生命與死亡的意義、個體與集體的關係進行了形而上的探討，堪稱索因卡最具古典形態的宗教儀式悲劇。不過，本劇在廣受好評的同時，也因活人獻祭主題有違人道主義而引起非洲內外文學、文化界的普遍爭議，讓索因卡幾乎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索因卡認為「過去、現在和未來並非遞嬗相繼」，「生的與死的以及即將誕生的，都同樣地在當下相逢。『當下』也就是人類存在的悲劇情境。」^⑥他認為，人類悲劇就存在於當下，人類要想走出「當下」的悲劇，需要維持這三重世界之間的聯繫。索因卡發現，非洲哲學裡存在一個較少被理解或被探索的第四空間，在那裡發生著存在——理想存在和物質存在——的內部轉換，它是宇宙意志最終表達的所在之地。^⑦這一空間在《死亡與國王的侍從》裡具體表徵為轉換的「通道」(passage)。索因卡曾用一篇長文——《第四舞臺：通過奧岡神話直抵約魯巴悲劇的根源》(*The Fourth Stage: Through the Mysteries of Ogun to the Origins of Yoruba Tragedy*)系統地闡述他的悲劇理論。這篇文章被《神話、文學和非洲世界》(*Myth, Literature and the African World*, 1976, pp. 140-160)一書收錄，是理解索因卡文藝思想的重要文獻。

尼采將希臘悲劇解釋為日神阿波羅(Apollo)形象與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精神的結合物。索因卡認為，約魯巴神話裡也有與日神、酒神相對應的神祇。與日神相對應的是奧巴塔拉(Obatala)，他是約魯巴的

「創造(Creation)之神……,寧靜藝術的本體。奧巴塔拉塑造外形,但是生命的精神由埃杜馬勒(Edumare)這個至高無上的神所操控。奧巴塔拉的藝術從本質上來說,是造型的和形式的」^⑤。與酒神相對應的是奧貢(Ogun),他是約魯巴的「創造力(creativity)之神,道路守護神,技術之神和藝術之神,探索者,獵人,戰神,神聖誓言的監護者」^⑥。索因卡解釋說,奧貢既是創造之神又是毀滅之神(戰神),兼具創造與毀滅的雙重功能;另外,他還是以個人的強大意志力克服自我解體的痛苦觸摸存在本質、拯救世界的英雄。索因卡認為「奧貢是第一位演員,是其他人的領袖,是第一位受難神,是第一種創造性能量,是轉換通道的第一位挑戰者和征服者」^⑦。奧貢集多種對立於一身,自身經歷了分裂的痛苦。「在約魯巴傳統戲劇中,悲劇就是這種分裂的、本體與自我破裂的痛苦」^⑧。只有經歷過分裂的人,才能理解兩種衝突之間的熔接,才會成為這種熔接的力量。作為藝術之神,奧貢創造的第一種藝術形式就是悲劇^⑨。索因卡將歐洲戲劇與非洲文化相融合,創造出了獨具特色的非洲悲劇和詩學理論。

結語

索因卡一生流散、學貫非西,在行思坐想中汲取人類藝術精粹,最終堅定地回歸非洲本土,致力於從民族歷史與傳統文化中尋找走出殖民主義泥淖的藝術道路與國家出路,與尼日利亞第一代作家共同承擔起歷史賦予他們的神聖使命。為推動尼日利亞現代文學發展,他於1961年幫助創辦作家和藝術家團體——姆巴里(Mbari)俱樂部。為推動非洲文學理論與話語自主,他從約魯巴「淨化儀式」與「獻祭儀式」中創立儀式悲劇,從約魯巴神祇奧巴塔拉與奧貢身上發掘非洲悲劇的源頭。為推動尼日利亞文學走出「黑人性」文學的陰影,他以「老虎」作喻猛烈抨擊「黑人性」作家對傳統與歷史的過度美化。為推動尼日利亞政治民主,他以個人人身自由為代價,勇敢地與軍事獨裁作鬥爭。他以文學為武器,像猛虎一樣勇敢而不妥協地批判社會、批判政府、批判殖民主義與種族主義,努力推動非洲社會進步,體現了一代非洲知識份子的責任與擔當。正如戈迪默所言:「我們非洲有很多作家把實際行動做得跟寫作一樣好,但索因卡是最好和最出色的例子,樹立作家達到時代要求的榜樣,超乎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知識份子的責任」^⑩。就此而言,索因卡堪稱非洲作家的典範。

注釋

① 英文為:“A tiger does not proclaim his tigritude, he pounces.”

② 朱振武、袁俊卿:《流散文學的時代表徵及其世界意義——以非洲英語文學為例》,《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7期,頁135-158,207。

③ 索因卡在此先後擔任過劇本校對、劇本編審、編劇等職務。

④⑤⑩⑬⑭⑰⑱ 郁龍余、孟昭毅:《東方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頁608-610。

⑥⑦⑨⑪⑫⑬⑮⑯ 索因卡:《獅子與寶石》,邵殿生等譯,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版,頁37-424。

⑧ 現在的伊費大學。

⑭ Soyinka, Wole. (1967). *Idanre and Other Poems*. London: Methuen Publishing Ltd.

⑮ 沃萊·索因卡:《詮釋者》,沈靜、石羽山譯,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版。

⑰ 高文惠:《索因卡對〈酒神的伴侶〉的創造性改寫》,《外國文學研究》2017年第3期,頁154。

⑱ 宋志明:《索因卡〈反常的季節〉中的社會政治想像》,《外國文學研究》2020年第4期,頁138。

⑳④⑩ 納丁·戈迪默:《老虎索因卡》,《見證與愉悅 當代外國作家文選》,布羅茨基等著,黃燦然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頁116。



- ②③①②③ 渥雷·索因卡:《死亡與國王的侍從》,蔡宜剛譯,湖南文藝出版社 2004 年版,頁 4。本文中涉及的人物譯名均採用該譯本。
- ②③ 沃萊·索因卡:《阿凱,我的童年時光》,徐涵譯,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6 年版。
- ②④ Soyinka, Wole. (1989). *Mandela's Earth and Other Poems*. Kampala: Fountain Publications.
- ②⑤ Soyinka, Wole. (1995). *The Beatification of Area Boy*. Ibadan: Spectrum Books Limited.
- ②⑥ Soyinka, Wole. (2003). *Samarkand and Other Markets I Have Known*. London: Methuen Publishing Ltd.
- ②⑦ penkelemes 一詞源自約魯巴語,意為「特別混亂」(peculiar mess),表示傳統、規範和實踐與腐敗、親屬關係和贊助網路交織在一起的概念。索因卡用它描述尼日利亞的政治與社會病態。
- ②⑧ Essay(隨筆)是索因卡對其父親的昵稱。
- ③④③⑨ 高文惠:《索因卡的「第四舞臺」和「儀式悲劇」——以〈死亡與國王的馬夫〉為例》,《外國文學研究》2011 年第 3 期,頁 129。
- ③⑤③⑥③⑦③⑧ Soyinka, Wole. (1976). *Myth, Literature and the African World*, pp. 140, 1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ditors: LENG Xueyuan & JIANG Qing)